

“奇点”临近，人文思想或被颠覆

□ 王晋康

科技“爆炸式”发展，将人类文明推至一个临界点——“奇点”。2005年，美国未来学家雷·库兹韦尔曾在《奇点临近》中预言：人工智能将在2045年全面超越人类。科技迅猛进步正剧烈冲击着人文思想与道德伦理。

冲突：科技“奇点”冲击人文思想

如同科学体系，人文思想也需与时俱进，顺应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。现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在于肯定人的价值、尊严与自由，尊重个体独特性，倡导以人为本的关怀，并警惕科技可能带来的人的异化或物化。

科学本身即是最深刻的人文，唯有科学能够回应“我是谁？从何处来？到何处去？”这三大终极问题。

然而，科学无法替代人文。人文与科学并非对立，亦非彼此独立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人文思想的萌发与发展，既受益于科学进步与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人类认知拓展，也在更深层次上源于科学内在的理性精神。归根结底，只有科学体系能正确解释客观世界，并间接阐释人类社会。

症结：人类“神圣化”是人文思想的隐性基石

人文主义者往往未意识到，人文思想乃至一切道德伦理与法律，皆建立在一个隐性基石之上：人类对自身的“神圣



化”，即认为人超越物质性与动物性。这种“神圣化”延续至今并不断强化。

例如，为何杀人有罪而杀猪羊无罪，甚至斗牛钓鱼被视为雅趣？为何胚胎研究与基因编辑可应用于其他生物，却唯独对人类设限？这种“神圣化”的合理性外在于科学体系，无法与科学理性相容，实为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类信仰存在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人的“神性”屡遭解构，每次都引发激烈反抗。16世纪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提出后，被教会势力批驳为“异端邪说”；19世纪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，也曾被蔑称为“猴子理论”；如今人工智能虽突飞猛进，仍有人坚决否认其超越人类智慧的可能。这或许是人类自恋的最后回响。若有一

天人工智能涌现意识并在整体上超越人类，人的“神性”将彻底瓦解，建立于此的人文思想亦将随之崩塌。

这对人类无疑是巨大风险。人文思想曾引领人类走出野蛮、迈入文明。今日，它及其衍生的科技伦理仍是守护人类的堤坝。一旦崩溃，或催生诸如“植入猎豹基因的百米飞人”或“为器官移植克隆无脑儿”等科技怪胎。

然而，旧人文思想的基石——人类自我“神圣化”——已被科技基本解构，那道“防止科技异化”的旧篱笆早已千疮百孔，旧人文思想的崩塌不可避免。它在很多方面可能与快速发展的科技已不再适配。例如，若基因编辑能消除遗传病、助宇航员冬眠、提升人类智力

20%……那么，为何这项技术不能有限制地加以研究利用呢？

当然，一些看似向善的科技进展，也可能误入歧途，酿成“科技怪胎”，人类必须谨慎试错。

出路：面向“后奇点”时代重建人文思想

旧人文思想将逝去，新人文思想应当建立。我们只能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建人文思想。然而新人文思想是何模样？如何重建？至今无人能答。

人类理性存在局限，逻辑推理仅适用于线性过程，难以预测突变后的景象。在这“奇点临近”的历史关口，我们仅能望见前路险峰，却不见山顶与彼端的风景。

作为一名惯于“踮脚远眺”的科幻作家，我基于现有朦胧认知，提出三点粗浅设想：

新人文思想应摒弃以“人的神圣化”为基石，在继续肯定个体价值、尊严与独特性的同时，更加注重群体利益，实现平稳过渡，保存旧体系中的有价值部分。

新人文思想须顺应科技最新进展，重建科技伦理：放弃对科技发展的不合理限制，同时保留必要约束。

若人工智能真能涌现意识，形成新文明并与人类互利共生或融合共生，新人文思想应普适于这两个文明。

（作者系科幻作家）

闪烁的新年星辰

□ 王云轩



科幻微小说

栏目主持人：蒋寒

南归焰布满皱纹的手掌，贴在观测舷窗冰冷的透明金属板上。掌下，是无数先辈在同样等待时刻留下的、几乎被岁月磨平的印痕。

窗外是神秘的银河系，那些恒星在真空中燃烧了亿万年，对人类的乡愁一无所知。

“爷爷，惊喜什么时候开始？”小孙子南极星拉着他的衣角，眼睛盯着穹顶上即将显示飞船标准时的光幕。距离新年还有三分钟。

“快了。”南归焰的声音沙哑如风蚀的岩石。他闭上眼睛，时间便坍缩回70年前那个同样寒冷的舱室夜晚。

那时他只有南极星这么大，蜷缩在父亲的膝头。循环空气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，那是176号舱永恒的背景音。“我们的家不在这里，”父亲当时说，手指在舷窗上画着不存在的图案，“不在176号舱，甚至不在这艘星际飞船上。我们的家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它叫地球。”

“地球是什么？”小南归焰问。

“一颗岩石行星，蓝色的，绕着一颗

名叫太阳的黄矮星转，转一圈便是一年。”父亲的声音飘忽如星际尘埃，“那里有真正的海，蓝得让人心醉；有朝霞和晚霞，紫红色铺满天际。但我们把它弄丢了。”

“怎么弄丢的？”

父亲沉默了许久。“不知道。十万年的亚光速迁徙，无数次星门跃迁，数据损毁，文明断层……我们只记得回家这件事，却忘了家在哪个方向。”

这是每个星际飞船上的孩子都听过的睡前故事。地球、太阳、365天、24小时……这些词像遗传密码一样刻在骨髓里，却没有任何对应的图像。故乡缩成一个词——地球。

人类手中紧握着的最后一条线索便是，地球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，一地球年有365天，一天24小时……

新年，对漂泊在宇宙中的人类来说毫无意义，可为了握住这最后的线索，新年钟声在飞船上一次次敲响。

南归焰睁开眼睛，期待着新年的到来。

10年前，南归焰召集了数十位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、数学家，开启了“寻根计划”。他们挤在狭窄的实验室，在电子屏上写满方程，试图设计一种算法，从新年钟声那微秒级的震颤中，反

推出10万年前人类出发的方位。

“这个算法不能只存在于计算机中，否则误差会越来越大。”南归焰当时说，“它必须遍历群星。”

他们做到了。

咚！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惊喜如约而至。黄色光芒从飞船侧翼涌出，纤细如蚕丝，奔向3.2光年外那颗孤独的红矮星，淹没在茫茫黑夜里。

他们向距离飞船最近的恒星发射了一道数据流，其中封装着地球的“指纹”——单恒星系、第三颗行星、公转周期365.2422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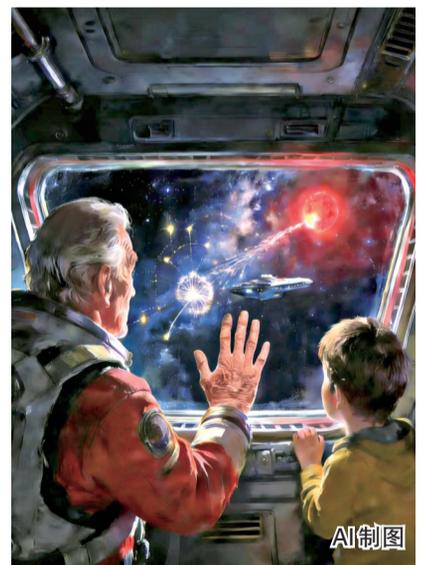
数据流将汲取恒星表层能量，自主跃迁至下一颗邻近恒星，如蒲公英种子在银河风中飘散。每当它发现符合条件的星系，便会在下一个新年共振时刻，短暂增强该恒星的可见光亮度，在飞船的夜空中点亮一个路标。

到那时，飞船上的人类就知道哪颗恒星有可能是他们的太阳了。只要沿着点亮的路径一个个找过去，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回家的路。

那是一张会生长的星图。

第1年的新年，夜空平平无奇。

第10年的新年，南归焰卧病在床。观测员在猎户座方向发现一颗恒星异常增亮了3%，持续了整整12秒。



蓝白色，像记忆里不曾存在过的、地球海洋反射的阳光。

第103年，南极星的孙子在舰船历史课上画出歪斜的“地球”——一颗被海洋包裹的蓝色弹珠。而夜空中的路标已增至17颗。它们不均匀地散布在天幕，有的猩红，有的湛蓝……

飞船上的诗人开始歌唱这些“新年星辰”，等待它们在新年准时闪烁。

此后的千百年间，每到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飞船上的人类便能够看到，茫茫夜空中又多了几颗被额外点亮的恒星。

那，是他们回家的路标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）